

續
禮
記
集
說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七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喪大記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姚氏際恆曰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與小記筮日筮尸事畢而后杖及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之說同

姜氏兆錫曰寢門殯宮門也內爲殯宮其外爲子大夫廬次輯欵也謂舉之不以拄地也杖者拄杖而行也禮大夫隨世子子杖則大夫輯杖子輯則大夫去杖下文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是也此竝言子大夫門外杖門內輯者蓋自其不相隨而言與夫人世婦之次房內之次也王命及卜葬卜日及虞以下迎尸而祭皆去杖者尊君親也國君之命輯杖者已未成君尊國君也諸大夫同在門外之位非君所比故並得杖也

方氏苞曰註獨以從子言者大夫爲君之父母妻長

子不杖期故知非成君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

姚氏際恆曰世婦卽大夫命妻觀下云子大夫世婦之命可見矣授人杖鄭氏謂與使人執之同陸農師謂不言使人執之卑也亦刻畫有致

姜氏兆錫曰大夫有君命之大夫指主人而言古之仕者世祿或世官也世婦謂君之世婦授人杖猶言使人執之也

方氏苞曰集說此大夫指爲後子而言非也此因大
夫之喪并及身而爲大夫而遭父母之喪者蓋父爲
士庶人子爲大夫其居喪亦必有君命大夫之命也
所以不詳大夫爲後之子者古者卿大夫適子教之
大學舍不帥教而屏遠方未有不爲士者下文士於
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則大夫爲後之子其禮其見
矣又服問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則私
喪亦得用士禮可知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
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案疏云下
如大夫定

本作如
夫人

陳氏澁曰如大夫謂去杖韜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

姜氏兆錫曰婦人謂主婦也言主人杖而主婦皆杖矣變文也如夫人若上陳說是也

子皆杖不以卽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韜杖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

姜氏兆錫曰此子通謂君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卽位避適子也殯時哭殯則哀勝敬啟後哭柩則敬勝哀也言王侯者大夫士之子其於父父也王侯之子

其於父父也君也蓋王侯之子於寢門之內輯杖則
哭殯哭柩直去之矣杖於服喪爲重至大祥則棄然
必斷截而棄於隱處者懼褻也 此章言服杖之節
也

方氏苞曰杖以輔病故皆授以杖以愛親之心同也
始死遷尸於牀幘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
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幘荒胡反去起呂反楔臬
結反柶音四綴竹劣反
崔氏靈恩曰几形曲而拘足

敖氏繼公曰燕几平生燕居時所馮者

朱氏軾曰古禮如楔齒綴足之類迂而無當者不少

余嘗逐條論之今主註經故不復及

毛氏奇齡曰樵者覆尸之物死者氣絕則另設牀於南牖下下莞上簟去死衣而遷尸其間以便沐浴斂衾謂先製此衾將來可以斂用者非以斂衾覆尸也鄭氏謂小斂衾將陳此時必當大斂之衾則喪具耻具甫遷尸時焉得遽具二斂衾乎又曰古有飯含禮周禮典瑞其飯玉含玉將以飯與玉含之口中恐死者齒噤故預以角柶楔其齒此固禮或有之但制不典據士禮云楔貌如輓上兩末謂楔以角爲之而形如曲輓以中曲處入口而撐其兩端於口角故曰上

兩末謂楔之兩頭在口角上也然已不忍觀矣後以
視朱氏家禮則意以一箸橫口中按角柶卽角七禮
原設之以爲劔羹之用七箸一類則或以角箸楔齒
間如荀子所謂含以槁骨者亦無不可但不可橫楔
橫卽銜枚也而可乎予嘗謂楔齒綴足此禮總不可
必行者春秋哀十九年晉荀偃病卒口不可含以志
在伐齊也欒懷子祝之曰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
遂受含是當時未嘗楔齒也啟卽含不啟卽否何必
楔齒三禮出戰國之後其在春秋間便多不含此亦
其一耳又曰土禮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綴足者

恐死者足繆戾難著屨也至其自作記又曰用燕几校其足使御者坐持之謂以几之兩足橫豎之而夾死者之足於其間加校脛然則死者何罪而口銜杖足荷校也又觀檀弓又曰毀竈以綴足謂其飲食之竈取其甕以押兩足使相聯綴或校以几或押以甕虐侮極矣據云病將革時以御者四人坐持四體則必有二人持兩足者旣已持之而復虞謬戾則御者所司何事此皆立說之不可通者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幘用斂衾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本此

姜氏兆錫曰幬覆也斂衾擬爲大斂之衾也病困時遷受生氣於地今死則復遷於牀又其時徹褻衣加新衣今則覆以衾去新衣也楔柱也用角爲柩長六寸屈兩頭以柱齒令開而受衾也綴拘也恐足辟戾用燕几拘綴之令直而著屨也此節言始死遷幬楔綴之屬也

管人汲不說緇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絲巾拒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毛氏奇齡曰諸禮浴在殯所故階前掘坎四牆作塋
皆殯傍也據云疾居北牖下而遷尸於南牖斯時已
去死衣用撫衾則裸尸矣豈有裸尸而可以由室而
堂而庭遷殯所者雖殯必遷尸然當在鬻襲之後大
斂之前雜記所謂奉尸夷於堂此時未能也況周殯
在西階之上正逼西壁而乃掘坎當其前壘竈在其
下雖有殯牀何處安設則明屬謬禮又況檀弓曰曾
子之喪浴于爨室夫爨室可浴則不必在殯明矣殆
其沐法則用瀋組鬢而笄之瓜乎沐法設牀抗衾濡
之以二巾收其瀋爪足蓋事死與事生不同總之用

其意不備其事故荀子曰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此易曉者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管人汲不說綺屈之盡階不升堂及拒用浴衣蚤揃如他日本此又此云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爲君大夫禮故士喪禮但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也又此云用絺故士喪禮云浴巾二皆用綌也按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較一處所言爲精

姜氏兆錫曰管人主館舍者汲汲水也脫解縞索也急不暇解縞但縈屈而執於手也水從西階升盥等

而止者以堂上御者受之也抗之言舉舉以蔽尸也
搢拭也用盆盛水用料酌以沃尸又用絺巾蘸水以
去垢而因用浴衣以拭也如他日者如生時也蚤浴
畢而蚤其足甲也說見下文坎者甸人取土爲窳所
掘坎也內御者謂婦人也此節言浴尸也

方氏苞曰非以遽促不暇說也升降於階與人相授
受故手縮其繻以防失墜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夫沐稷士
沐梁甸人爲墜於西墻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
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

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剪須濡濯棄
於坎

王氏應麟曰司馬公曰禮別嫌明微大夫貴近於君
故推而遠之以防僭逼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
物無所嫌也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甸人掘坎于階閒少西爲塋
於西墻下及用重鬲濡濯棄於坎皆本此 又曰按
士喪禮云沐稻而此云沐梁不應與君同或誤未可
知當以士喪禮爲正鄭氏謂此爲天子之士陳可大
謂士卑不嫌於階上郝仲輿謂士之梁卽今高粱穀

之下者皆曲說

朱氏軾曰士亦沐梁士卑無嫌也

姜氏兆錫曰差猶摩也謂摩梁或稷之汁以沐髮也君與士同梁者士卑不嫌僭也塗塊竈也甸人之官取西墻下之土爲之重鬲縣重之瓦鬲也受三升陶人之官出之沐沐汁也管人受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墻下塗竈之鬲中以煮之廟之西北扉卽復者所徹正寢西北之扉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甸人又往取此扉爲薪以爨之凡此旣具因取瓦盤貯汁以沐用巾以拭髮及面而且蚤手鬢鬢乃卽其餘汁而棄

之也此節言沐尸也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設牀檀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
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毛氏奇齡曰舊浴畢有浴衣卽浴巾也前二巾以濡
體此浴巾以乾體而或昧其制竟列之衣之中似乎
浴畢所著之衣誤矣襲衣先用明衣裳以布爲之較
長於平時而衣可下膝裳可逮跗婦人有中帶皆飾
衣以緇而飾裳以縗然後袍著之而襲之以生平之
冠服與士庶之所宜服而寡多其稱束以采帶摺以

笏乃始設巾幘耳足履手之握帛此皆通俗而不
礙古者特襲斂之禮有冠有服惟士禮無冠而鄭氏
又堅稱死者不冠但用帛裹首以便斂襲此制大不
可解古凡喪祭最重冠服葬之爲藏所以藏衣冠也
葬而立廟所以爲游衣冠之地也故雜記子羔之襲
用皮弁一爵弁一玄冠一而家語孔子之喪亦襲以
冠是以後漢周盤與皇甫士安欲卻冠服則必以幅
巾代其冠而隋唐葬時凡有官者用冠服封者用冕
服否則或白帽或介幘無非冠也且夫子路之結纓
何也謂夫身雖死不可以不冠也故曰君子死冠不

免乃死未竟曰卽取其冠而毀之則免冠矣況言禮之書亦皆有冠如雜記有公襲玄冕爵弁之文而士禮亦自以爵弁皮弁列襲服中又言襲用服而不用冠推其誤實由于過信荀子而不解其說荀子云脫襲衣襲三稱縉紳而無紉帶矣設掩面環目鬢而不冠筓矣其意謂送死之具皆虛而不實大抵有其物而不備其事故縉紳無帶有鬢筓而無冠筓無冠二字實出於此不知彼所云無筓者謂無冠之筓非無冠也古首有二筓一以安髮謂之鬢筓此男女並同一以安冠謂之冠筓惟男子有之而此時不用何則

一是明器一則死者不動搖也乃作士禮者不通其
意竟謂男子不冠女子不笄分冠笄爲二而於男則
但髻笄而無冠文於女則直曰髻無笄此非襲苟說
而誤之者乎又曰含口實也謂死者口不可虛故須
有物以實之但古有飯含物含二禮而總名曰含飯
含者生禮如天子飯黍諸侯飯粱大夫飯稷士飯稻
類物含者死禮如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
以貝類或謂飯含皆用物不用黍稷謂飯非食道也
且但用一物而分大小以別之如玉則皆玉周禮典
瑞供飯玉含玉細者飯大者含也貝則皆貝檀弓飯

用米貝以貝之細者爲飯大者爲含也或曰不然飯含皆用物然非一物如禮緯天子飯珠含玉諸侯飯珠含璧卿大夫飯珠含貝類飯是飯含是含也然而總不可爲典例者卽三禮所記已言人人殊況前乎此者又並不然春秋成十七年公孫聲子夢食以瓊瑰而死注謂珠瓊瑰玉含物之象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則大夫而含玉與天子以珠天子含玉之說俱相悖矣今行含禮者唐宋以錢明世多用錢一盂米一盂奠而不含然其禮不可泯也舊死日襲則沐浴飯含皆在此一日惟小斂次日大斂與

殯在三日耳但含當在襲後而士喪記含在襲前則襲有布巾所以掩面者士含則去巾大夫含則掩巾而當口鑿鑿以入之若先含則不鑿矣士喪記曰飯於牖下仍在室南牖下又云既襲爲燎於中庭則又在殯堂矣士禮之悖誕如是

姚氏際恆曰此云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士併瓦盤無冰士喪禮云士有冰用夷盤可也蓋謂君賜士冰得用大夫之夷盤乃廣喪大記之文也周禮凌人大喪共夷盤冰易大盤爲夷盤非也鄭氏曰周禮天子夷盤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如

其說喪大記所言大夫得用天子之夷盤士喪禮所言士得用天子之夷盤可乎然則此所謂大盤者又將何人用也是信周禮之夷盤而刪去喪大記之大盤矣鄭又云漢禮大盤按漢之名大盤者其時周禮未出故據喪大記之稱是爲正爾

朱氏軾曰士無冰用水故盤以瓦取無滲漏瓦盤小故併用二

姜氏兆錫曰造猶進也納也謂進納於盤也夷盤小於大盤瓦盤又小於夷盤併並也併設之如大盤然無冰但盛水而已禮祖第簣也冰水在下牀在上又

去席而袒露牀第在上則寒氣得入免腐壞也此節言冰尸也含一牀以下承上文設牀而因言此三者自各有牀席尊卑皆同也此章備言喪斂以前之禮也

方氏苞曰周官凌人大喪其夷盤亦或以兼后世之而統舉夷盤或此所舉非周制也

君之喪于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于大夫公子眾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算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算粥育反溢音逸莫音暮疏食音嗣下並同

王氏肅曰滿手曰溢

敖氏繼公曰兩手曰掬一手曰溢

姚氏際恆曰納財未詳鄭氏以爲食穀殊牽強郝仲
輿謂納猶進也財纔通猶僅也朝財一溢莫財一溢
此說旣於納字欠著落又財字在朝一溢米上今日
朝財一溢亦不協溢溢通握也滿握曰溢

姜氏兆錫曰食粥及蔬食水飯皆謂三日不食以後
也納財謂有司供納穀米鄭註財謂設是也一溢二
十四分升之一也算之言數也居喪不能頓食隨意
欲食則食但朝暮不過此二溢米而已士卽眾士也

夫人婦諸妻不言所不食者省文也聞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

方氏苞曰古喪禮惟此難行博野顏習勉齋爲之苦死幾死蓋二十四分升之一以爲粥不能盈杯安能持至三月五月乎朝暮一溢蓋定其每食之數中間飢則更食但不得過一溢故曰食之無算也若如疏云一日之中或粥飯或飯雖作之無時不過用此二溢之米則一飲不能充何由食之無算乎疏食則但言食之無算而不言納財之數蓋爲飯更不可以溢計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
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姚氏際恆曰孔氏曰檀弓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
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云主婦謂女主故食粥
也此說是然孔子檀弓謂主婦爲亡者之妻又自爲
矛盾

朱氏軾曰士亦如之謂士之喪猶大夫之禮也

姜氏兆錫曰室老家臣之長眾士通謂家臣也士謂
士之喪也大夫士不言主人以下三日不食及不言
米一溢食無算之屬蒙上文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

姜氏兆錫曰主人通君大夫士之子而言婦人通夫人世婦妻妾之屬而言婦人固已疏食水飲矣嫌既葬獨得食菜果故言亦如之也不言大夫公子及室老子姓禮從同省文與

方氏苞曰婦人初喪既疏食水飲疑既葬復有變故更立此文

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彭氏曰乾肉味澀醴酒酒之初熟滓汁相將者孝子不忍卽嘗醴厚之味故先食乾肉飲醴酒

姚氏際恆曰間傳云大祥有醴醬此云練而食菜果食菜以醴醬其說不同熊氏謂此据病而不能食者記文無此義又問傳云禫而飲酒此云祥而食肉不連言飲酒尙未見其相異耳始食肉者云云蓋泛言之孔氏謂文承旣祥之下謂祥後也似非

姜氏兆錫曰盛謂杯杆之屬簋竹筥也杯杆盛粥飲之以口故不用盥手飯在簋須手取以食故當盥焉醴醬乾肉醴酒皆先淡薄而後醴厚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
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
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
喪一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
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姜氏兆錫曰三不食謂三次不食也閒傳期之喪二
日不食正也此三不食蓋旁期之喪與降母三年爲
期報妻三年以期故終喪止酒肉也食飲猶期之喪
謂三不食以下也不與人樂之者又申食飲之節疑
期以下與人食飲爲樂故言耳一不食三月之喪再

不食五月之喪明與三不食者異也一再不食之後至葬皆御酒肉與葬後始御酒肉者又異也故主通舊君舊大夫而言也

方氏苞曰比葬者自殯後比至于葬也用此見小功總未殯亦不得食肉飲酒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

姜氏兆錫曰上言其正此以下言其權也不成喪謂不備喪禮也唯衰麻在身餘皆畧矣君食之則食臣

也大夫食之則食士也父之友食之則如食子也此並以尊臨卑故雖梁肉不避酒醴則已甚矣故當辭也 此章言居喪飲食之節也

方氏苞曰大父母伯叔父不得食何也君大夫父之友之食不常也家人而姑息之愛行焉則喪紀爲之廢陳從五曰酒醴則辭注疏變於顏色言之竊意君母妻之喪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哀情本輕也父母之喪豈爲變於顏色而畏人之見乎蓋酒醴或至忘哀非梁肉之比故必以自閑耳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

席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小斂布席於戶內記云大斂於阼皆本此此云君簞席大夫蒲席士葦席而士喪禮云下筦上簞屬詩成語爲上貴下賤之義按簞爲竹席或亦以竹席上下可通用也其說不同不必強辨鄭氏執士喪禮欲以此葦席爲簞席因謂此簞席爲細簞席孔氏曰士以葦席與君同者士卑不嫌故得與君用簞也皆非

姜氏兆錫曰簞席竹席也此總言小斂大斂之所與其在下所藉之席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
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
西領北上絞紵不在列

絞戶交反縮所六反縞古
老反稱尺證反紵其鷓反

朱子曰公食大夫禮記進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
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
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於大夫士君使
卿還玉于館也賓退自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矣
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
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考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小斂云陳衣於房絞橫三縮一

緇衾凡十有九稱本此惟南領西上與此西領北上
不同鄭氏遂以爲天子之士非也又士喪禮大斂紼
不在算此絞紼不在列亦本此 又曰鄭氏謂衣十
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然則大斂百五十三者又
何義耶

姜氏兆錫曰比明小斂時在上所設絞衣衾之屬也
布絞布爲之縮直也直一幅在上橫三幅在下凡以
束尸也衾大被也在絞上君大夫士皆用一衾凡以
裹尸也稱者相稱之義義見下文十有九稱註謂取
天地之終數也君序東在外爲尊臣房中在內爲卑

紵在絞下以舉尸也小斂本無紵因絞紵皆不在列
連言之二者皆非衣比故不在陳衣之列也以下飾
推之十有九稱當在陳衣於房中之下蓋以君大夫
士皆一衾十有九稱其等同故亦連其文於此也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
陳衣於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
領南上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
絞一幅爲三不辟紵五幅無統

幅一作畱方服反辟補
多反又音璧統丁覽反

吳氏澄曰辟讀作辟開也小斂之絞以布之全幅爲
數大斂之絞以布之小片爲數大斂橫縮之絞八片

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更辟裂之小斂橫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須是剪開爲三方可結束紵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稱布被斂衾直鋪布衾橫鋪斂時先緊捲布紵以包裹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之五也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大斂云衾二衣凡三十稱本此惟南領西上與此西領北上不同鄭氏亦以此爲天子之士天子之士與諸侯士相倒其義何居此云絞紵如朝服士喪禮記云凡絞紵用布倫如朝服此云紵五幅無統士喪禮云緇衾無統皆本此

姜氏兆錫曰此又明大斂時在上所說絞紵紵衣衿之屬也直三橫五視小斂幾倍又小斂無紵今有紵小斂一衾今二衾皆加謹也君庭中北領在中爲尊臣序東西旁在領爲卑如朝服者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擘之言裂用布一幅兩頭各分爲三片而中不擘裂也統者組類綴之被頭爲識別也紵則廣五幅似被而已故無統

方氏苞曰縮用布三幅橫用布五幅也小斂時十有九稱之衣不悉著於身故有祭服不倒之制蓋衣有著者並表單衣裳爲一稱著身再三稱勢不容加矣

舊說襲後衣皆不著亦未安其餘顛倒橫側置尸上下兩旁以取方故必覆以衾東以絞然後可舉也小斂衣尚少故縮一橫三以束之以一衾藉於下而轉以上覆可周遍也大斂衣衾更多故藉用一衾覆用衾絞之幅亦每加然後可束疏以縮者三共一幅橫者五爲五片非也小斂用布三幅大斂衣衾多而縮者用布一幅橫者乃用布二幅裂爲六片而去其一乎君棺在輜應南面故陳衣北領大夫士殯於西序故陳衣西領西上南上皆上在也小斂皆南領北上者遷尸與屬南首君子大夫士所同也總言大小斂

絞皆以布一幅析其末爲三片而中不擘裂也蓋不析其末則布全幅不可結而所秉衣衾不得平貼前旣分舉二斂絞數故復總言其制汪謂小斂之較廣終幅而析其末以爲堅之強大斂之絞一幅三析之以爲堅之急亦非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規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襚音遂複音福褶音廉

孔氏穎達曰雖有君襚不陳不以斂至大斂則得用

君祿

熊氏安生日君無祿大夫士謂君不合以衣祿大夫士

陳氏澹曰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纈者

吳氏澄曰此章每節皆言君與大夫士三者之禮如熊說則此節不言君禮而但言大夫士禮與前後不台孔氏兩存其義猶或有疑胡氏專主其說則偏矣姚氏際恆曰士喪禮小斂云祭服不倒本此君無祿大夫士文承上小斂來謂小斂也君大斂則君有祿見士喪禮 又曰親戚之衣受之不卽以陳士喪禮

云親者禭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委衣於尸東牀上本此而加詳 又曰此云大夫士大斂猶小斂則不用褶矣士喪禮云禭者以褶想禭者猶得用褶也

朱氏軾曰畢主人之祭服畢盡也謂盡用已服乃用禭衣繼之止言祭服者舉美以該其餘又曰著者著續於袷衣內袷則不著續也

姜氏兆錫曰此又申小斂大斂之所設也倒者領在下也衣十九稱不悉著或倒在下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悉用已衣故不用親戚之禭衣大夫士用

襪衣矣然必盡已衣而後用之故不以卽陳已衣有祭服有散衣詳見士喪禮獨言畢祭服者舉尊貴者言之也夾衣衾有著曰複無著曰褶祿衣及複衣褶衣皆所謂散衣也用之無數重祭服也君衣衾多故用褶大夫士則仍用小斂之複者而已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禪音單

黃氏震曰袍必有表內外相稱衣必有裳上下相稱姚氏際恆曰此云衣必有裳士喪禮云襪者以褶則必有裳則褶衣亦必有裳矣

姜氏兆錫曰衣有著曰袍卽複也以衣爲表而不禪

此內外稱也而正服有衣亦必非無裳此又上下稱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

篋古協反誦邱勿反紵直呂反

陳氏澹曰陳衣者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收取襪者所委之衣也

吳氏澄曰篋盛之者示慎重不輕褻之意自西階者主人雖死視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階也

姚氏際恆曰陳衣不誦妙旨

姜氏兆錫曰謂襪時陳者取之儀也不誦尚舒也列

采謂五方之正色非是則閒色與雜色矣祭服之祿衣之屬皆素紗爲裏複衣褶衣皆夾而不單若絺綌紵三者之衣則單褻也

方氏也曰者當作皆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君之喪大胥是斂眾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眾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

吳氏澄曰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案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眾胥者眾祝之胥也大祝之胥爲下大夫喪祝之胥爲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蒞事

而各以其下之胥服勞侯國之祝雖非四命之下大夫三命之上士等而差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等眾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親斂眾胥一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臨斂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大夫之斂則大胥二人臨斂眾胥四人親斂士之斂則眾胥二人臨斂士之友四人自斂

姚氏際恆曰大胥眾胥當時王朝大喪掌斂事者胥者有才智之稱凡在官執役皆名胥王制又有大胥小胥屬於樂正其名同大抵作者非一人所記之事

非一時不必泥而周禮祖述王制以大胥小胥列爲樂官又別有大祝小祝喪祝等名鄭氏因謂胥爲樂官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據僞以改眞繆妄特甚且周禮大小祝喪祝皆主接神禱祠之職非專主斂事者鄭強以彼易此大胥衆胥併誤解周禮矣又士喪禮喪祝當時上下通用之名且云士舉遷尸則喪祝亦非專主斂事者鄭亦謂士喪禮喪祝生斂併誤解儀禮矣吳幼清以鄭之改字爲未安謂大胥非樂官之大胥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衆胥者大祝衆祝之胥以八人縮

爲六人合下斂者六人之文其說必自以爲新巧不知周禮凡職皆有胥人獨取以爲言且大祝喪祝之下尙有士府史徒等何獨用胥又胥等耳何由知其有大與眾之名皆贅說也陸農師曰君子所遇而安則死亦樂矣莊子南面主樂是也故君之喪使大胥斂焉其論益誕妄不足辨吁周禮滑亂二禮又皆釀成于後儒釋經之手流覽之餘未嘗不爲之三歎也

字書胥又音祝

又曰士是斂喪禮云士與遷尸本此

貽誤一至於此
又曰大夫士獨言侍者君尊故大胥侍大夫眾胥侍士不親斂也若君則大胥眾胥皆親執斂自無侍者

矣孔氏曰大夫言侍則君亦應有侍者未知何人也此疑已屬無謂吳幼清又爲之解曰胥各四人國君當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眾胥二人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斂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尤可笑

朱氏軾曰袒取便於執事斂畢遷尸則襲

陸氏奎勳曰鄭注欲改胥爲祝臨川吳氏曰此非樂官之大胥案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眾胥者喪祝之胥也國君之斂祝官臨斂大胥四人眾胥二人佐

之此說不煩改字而本於周官又與下文凡斂者六人相合 又曰謂眾胥二人臨侍士之友四人也是斂故下文又云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一不食也

姜氏兆錫曰小斂大斂其事煩袒以敬事也遷尸入柩則事易而可襲矣胥鄭注作祝胥樂官不掌喪事誤文也周禮大祝大喪贊斂喪卿大夫喪掌斂士喪禮喪祝主斂故當爲祝也侍猶臨也

方氏苞曰臨川吳氏謂大祝下大夫喪祝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故各以其下之胥服勞義甚悖君親之

終臣子所尤嚴也故含玉贈玉嗣王親之而冢宰贊
焉大拜大祝涿而小宗伯涖焉遷尸大僕射人舉焉
大祝贊斂小宗伯率異姓而佐故鄭氏以爲親執斂
事者必事官之屬蓋必其貳與考也大喪之窆鄉師
執斧以涖所事而甚使賤胥及君之體乎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紉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小斂云祭服不倒本此又大斂
云君襚不倒蓋以大斂有君襚小斂無故也此言士
禮可謂善變矣 又曰孔氏曰前已言小斂不倒此
又言小斂者爲下諸事出也予爲易之也曰前已言

小斂不倒則大斂可知此必言大斂者爲下事出也
姜氏兆錫曰重申祭服不倒明大斂如小斂也衽衣
襟也凡衽必向右以便解帶而其帶並爲屈紐則又
易解今衽向左而結絞不紐示不復解

方氏苞曰觀此則斂衣不若襲衣之被於身益明矣
凡朝祭之服皆生時所服也必無改造而左其衽之
理惟舖被於冒衾之外衽不用結故可使左衽揜於
右衽之外耳記恐其義不顯故申之曰結絞不紐言
衽所以左覆者以用結絞不若生時必以細帶綴旁
紐合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一不食
凡斂者六人

與音預其
當作其

吳氏澄曰上言既斂必哭蓋通爲大胥眾胥及士而
言此言一不食蓋專爲士之生嘗共事死又與斂者
言其情厚於大胥眾胥等也

姚氏際恆曰士與其執事則斂注疏以與執事爲平
生曾與亾者共執事按執事自屬執喪事豈平生之
謂乎陳可大謂與其相助凡役按前云士是斂不應
更言相助凡役且相助凡役何必爲之一不食乎此
謂凡士之與去聲其執事者則爲之斂卽所謂士是斂

是也間傳云士與斂焉則一不食

姜氏兆錫曰與其執事謂相助凡役也此申上又士是斂之義六人以供役也稱凡者明無隆殺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黼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姚氏際恒曰士喪禮云昌緇質長與手齊經殺小斂云幘用夷衾皆本此

姜氏兆錫曰冒者韜尸囊也其制爲兩囊上囊曰質下囊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錦昌

玄冒緇冒之冒謂其實也質之言正冒以上囊爲正
改名兩囊各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用
帶綴以結之而其文與數君以下各有等也裁猶制
也或作材意亦畧同言冒有質殺而其上之質從頭
而下長與手齊其下之殺則自下而上長三尺此其
制也小斂以後衣多不可用冒故又覆以夷衾而其
質殺之制並與冒同註曰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并
緇色亦如之但不爲囊及旁綴耳

方氏苞曰士喪禮襲設冒以囊之幪用衾小斂幪用
夷衾註疏未別白陳氏集說遂謂小斂有冒故不用

衾誤矣謂之夷衾者襲之衾取足周稱身之衣冒而
已小斂之衾則必量十九稱之廣厚而與之等至大
斂又必量三十稱之廣厚而與之等故以夷名曰自
小斂以往則包大斂故大斂第言鋪絞紵衾衣而不
復言櫛用夷衾耳大夫五十稱君百稱則衾之寬廣
因之故統之曰夷衾襲一牀小斂一牀大斂又一牀
皆取其寬廣之相稱也喪浴用冰君設大盤大夫設
夷盤其義畧同質殺二字疑衍質殺卽冒上已具言
其製此復云猶冒不可通疏云夷衾所用上齊於手
下三尺所用繪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爲二物

故上齊於手下三尺不聞夷衾亦上下分爲二也猶
冒謂冒之廣狹取足周襲衣夷衾之廣狹猶取足周
小斂大斂衣物耳

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於序端東卿大夫卽位於堂廉
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外宗
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喪祝鋪絞紵衾衣士盥于盤上士
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姚氏際恆曰此言人君大斂之禮而士喪禮多取之
此云子弁經卽位於序端士喪禮云卽位踊襲經于
序東小斂此云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

士喪禮云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西東上大斂此云父

兄堂下北面士喪禮云眾兄弟堂下北面始死此云

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士喪禮云婦人尸西東面大斂此

云喪祝鋪絞紵衾衣士喪禮云喪祝布絞紵衾衣大斂

此云士盥於盤上士喪禮云士盥大斂又云盥於盤上

斂此云士舉遷尸於斂上士喪禮云士舉遷尸大小斂

此云夫人東面亦如之士喪禮云主婦東面馮亦如

之小斂觀此可見士喪禮出於喪大記而非獨爲士禮

也明矣孔氏於下節大夫之喪始多比擬士喪禮爲

說而不知君禮亦然正未嘗細心讀耳 又曰此節

祭禮通集前卷一
三
之文如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舉尸遷於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皆本雜記上

姜氏兆錫曰弁經者素弁加經未成服故也序端謂東序南頭堂廉謂堂基南之廉稜楹西其近堂廉者也父諸父兄諸兄外宗見雜記小臣見周禮上士卽喪祝之屬斂上謂斂處也宰告者太宰告子以斂畢也

方氏苞曰子卽位於東序之南端而空其東以大斂衣物陳于尸東斂者便執事也尸自室中由堂北遷阼階上則堂亦宜空故外宗房中南面而不位於堂

上也父兄之恩不若卿大夫之義之重故位在堂下
命婦當兼內世婦及卿之內子而君之姑姊妹女公
子則當在夫人之北內命婦在夫人之南外命婦繼
之以卿大夫位在堂廉外宗位在房中推類而知之
也注告斂畢非也自鋪席以至斂絞紵一一親視而
踊何事告斂畢哉蓋告以當馮之節耳於夫人覆舉
東面以見子之西面而馮也獨舉夫人明世婦視斂
而不敢馮也士大夫之喪於婦得馮而眾妾無馮文
義亦如此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紵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

右巫止於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卽位於序端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於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君視大斂云君至主人出迎於外門外還入右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君釋菜升自阼階西鄉升公卿大夫東上乃斂卒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首君降命主人馮之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主婦東面馮亦如之皆本此按士無君視斂之禮下云君於士旣斂而往爲之賜大斂焉故

士喪禮亦云君若有賜焉則視斂而取此文以爲說也餘兼見後

姜氏兆錫曰釋菜舊謂禮門神也宰告告主人也手按尸曰撫身憑尸曰憑升升之也主人降拜君恩而君降使主人升堂憑尸也

方氏苞曰主人房外南面雖移位以避君而不敢遠於尸主婦尸西東面不入房避君以附身之事必誠必信非迫視不能詳也疏南面欲視斂非也君既卽位於序端西面視斂則主人不敢與君並立同向故南視斂而偏向君也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君卽位

於阼祝負壩南面義與此同君降使馮尸者得致其哀興而踊也主婦言命不言升本在堂上也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姚氏際恆曰覲此益可見士禮多同大夫矣

姜氏兆錫曰君不在士卑君不視斂也餘禮謂絞紵衾衣之屬

鋪絞紵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紵踊

吳氏澄曰踊之節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斂當此之節則孝子必踊也

毛氏奇齡曰士始死至斂殯祇限二日故自始死遷尸南牖後則由櫛衾而沐浴而飯含而襲而小斂皆在此地今日斂于戶內則計其所遷之節初在北牖既而遷於南牖又既而遷於適寢又既而仍遷於牖下又既而遷於庭今又遷於戶內窆間將又遷於堂將又遷阼將又遷於中庭之西則兩日之間凡九遷矣死者何不幸而遭此但襲斂有節既襲之後衣被雖備然以漸加飾必又分以二斂以至於殯此亦節之無如何者特加衣虛名不事煩數但使死者可安斯已耳據記與士禮二斂皆有絞冒二事絞者用布

直一幅橫三幅以直幅從頂至踵絞結之然後將橫幅分上中下三體而橫束三道以對爲絞結如包物然夫斂手足形還葬不過將手足四體畧爲收斂而藏之木中原無布帛皮革橫相結束之理故字書曰斂者藏也收也江淹賦云拱木斂魂夫魂亦可斂何必結束況內蔽外扞全藉棺槨既有棺槨則雖結束牢固與散藏等又且絞外加衾衾外加冒冒者所以韜尸上冒名質從首韜至手下冒名殺從足韜至胸質則緝其頂與右一邊殺則緝其足與右一邊其在手與胸與左一邊則皆不緝但從尸右環韜而綴之

以帶謂之左衽然且分君大夫士以別衽縫之多寡則直一肉囊矣夫事死如事生生人有冠履衣被容飾儼然且惟懼穢褻以取人憎惡今死者形旣難觀而又橫縮屈褶包箝摺漫然無頭面手足之可以想像人子心安亦已矣儻死者有知能無愧憾況其事有斷斷難行者據云襲後冒冒在斂前則二斂之襚必不能於冒上復加衣衽又況小斂有絞直一橫三大斂又有絞直三橫五吾不知此二絞者於二斂之襚將并衣而并絞之耶抑一襚一絞一襚又一絞也夫并襚并絞不必兩斂若一襚一絞則旣加襚於

冒後又復加襚於絞後吾不知將何衽法將何襚法
是一團糟也吾故曰戰國後儒陋禮非先王禮也今
不得已第取其可行者先鋪紵次薦衾次襚據禮君
大夫士皆十九稱不必盡用然後舉尸於其上以襚
之右襟外掩左襟而衽之謂之左衽於是男女皆馮
尸哭畢遂舉尸而出於中堂若夫大斂則襟衾與小
斂同獨夷衾有二一薦衾一覆衾卽前撫尸者是也
其襚數則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皆不
盡用者遂舉尸而下於棺

姜氏兆錫曰此踊之節通謂君大夫士而言所謂動

尸舉柩哭踊無數之屬也 此章備言小斂大斂之

禮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
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
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
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
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
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

長竹杖反
奉芳勇反

吳氏澄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
撫執五者之異撫在拘執之間

禮記集說卷之七十一
姚氏際恆曰此惟言君撫大夫士喪禮以君有賜斂之禮故亦言撫士也

姜氏兆錫曰大夫君之貴臣而室老又大夫之貴臣內命婦君之世婦而姪娣又大夫之貴妾故撫也兄子曰姪女弟曰娣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夫人自有姪娣二國各以女媵亦皆有姪娣也大夫士亦有之但其數降耳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馮其尸惟士之庶子無子得馮之也按下於父母馮於妻子執之而此槩言馮父母妻長子者蓋對文分爲馮與執而散文統爲馮與父母先妻于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

尊者先馮卑者後馮按下於子執之於夫拘之於父母馮之而此槩言父母妻子馮尸者亦散文之通詞與撫馮註見前執奉拘皆自尸衣而言衣在手內曰執在衣下曰奉手微引衣曰拘五者皆當尸心胸之間而禮以人異也君已撫其所則馮子者必少避而不當君所以尊君也馮尸哀切故起必踊以伸其哀也 此承上章備言撫馮之類之節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七

浙江書局重刊

王拱辰校

高培森校

丁立誠校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八

仁和杭世駿大宗錄

喪大記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苦枕由非喪事不言君爲廬
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
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苦始占反
枕之鳩反

由苦內反疏云定本無枕由字
禮章善反楣音眉適丁歷反

聶氏崇義曰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
卧於地爲楣卽立五椽於上斜倚東牆上以草苫蓋
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面開

姚氏際恆曰以字下疑有脫誤不然廬於葬之前後皆在一處何以言自未葬乎又於隱者與上於顯者文相對不知何指鄭以上不於顯者承塗廬言謂不塗見面下於隱者謂東南角恐未然

陸氏奎勳曰舊說以禮爲袒露不蔽風雨易至傷其說非也謂君則有牆壁大夫士以單布帳蔽之前文設牀禮第有枕若今魂牀亦當訓禮爲布帳舊說袒簀無席非是

姜氏兆錫曰倚廬喪次名中門外東牆之下倚木爲廬故名也塗泥也但以草夾障而已不泥塗也苫草

苦也由土塊也。覆單也。君廬外以帷障之如宮臣則不以帷障而單露之也。柱筭也。楣門上橫梁也。先時倚牆爲廬葬後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光畧寬容也。復於內塗泥以免風寒但不塗於廬外顯處而已。而君以下皆宮之不令露也。疏曰旣非葬王故於東南角隱暗處爲廬自未葬至旣葬皆然也。

朱氏軾曰倚廬者兩木相倚上合下開夾草爲障簷後有障前北向不設戶旣葬去倚廬倚東牆爲披屋有柱有梁外剪簷草內以泥塗不於顯者取避風寒不爲飾也。

方氏苞曰凡非適子者明庶子與喪主異廬也未葬已然則既葬可知矣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

姚氏際恆曰按曾子問云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云既葬與人立非也按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此云大夫士言公事亦非也

姜氏兆錫曰廬中非葬今與人立則可言矣然猶重公而輕私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

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姚氏際恆曰君既卒哭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皆與三年不從政之說違說見上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此但云金革之事無辟亦非

姜氏兆錫曰此申上節之意然言事爲正服事爲權也素弁加環絰爲弔服帶要絰爲喪服喪服重弔服輕蓋因從事參用之與大夫士弁絰從事則君應亦弁絰從事互文也疏曰上文云君言王事謂言答所訪逮而已此節君既葬王政便入於國卒哭乃身服

王事是權禮也愚按上文云王事公事小也此云王政公政大也故既葬事但言之政則入之又此云政云事皆常也云王事金革之事其重也故既葬事則言政則入而既卒哭則王事服金革之事可無避矣方氏苞曰所謂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皆謂金革之事也天子微守在諸侯四方有故不得不命諸侯以敵愾四方多壘卿大夫之辱疆場有警不得不用卿大夫以守禦舍此則王政公政皆有常經無所爲入於國入於家也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

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
黝聖

姚氏際恆曰聖室卽廬加聖之因謂之聖室黝聖黝
其聖室釋宮地謂之黝牆謂之聖不必拘以解此按
間傳云又期而大祥居復寢此云黝聖蓋不復居之
與

姜氏兆錫曰聖室亦次名室稍聖塗視廬次爲安但
不與人同游居耳至此乃謀國政謀家事亦以哀漸
殺也祥謂大祥於是黝治其地令黝聖塗其壁令白
又皆稍飾也

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姚氏際恆曰樂作矣故也此句宜單頂禫言

姜氏兆錫曰外謂中門之外內謂中門之內既禫樂
縣入於庭雖內不哭矣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姚氏際恆曰註疏謂從御御婦人復寢不復宿殯宮
吉祭引士虞記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之文以
吉祭爲四時之祭如其說以從御復寢分爲兩事淫
喪不通殊甚陳可大以從御爲從政而御職亦屬牽
強從來於此不能通者皆因誤解吉祭二字耳蓋吉

祭卽禴祭復寢卽從御禴而從御先大概言之吉祭而復寢乃指其實也古人之文或詳或略多與後人殊未易解也

顧氏炎武曰互言之也鄭註已明孔氏乃以吉祭爲四時之祭雖禴之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禴卽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朱氏軾曰杜預以御爲御事陳氏集註從之然下文旣云御於內不應月爲一義竊意鄭註婦人御云謂使婦人得近而供事如陳壽使婢丸藥在禴月誰得非之下兩御內俱當作此解又按吉禴見春秋先儒

之論不一愚謂遭喪不祭追遠之意久不伸釋服合祭非專爲新死者設也故謂之禘蓋禘後特祭非四時常祭也祭畢復寢謂至是則喪畢而全吉矣

姜氏兆錫曰御謂御婦人孔氏以下文不御於內爲証者得之陳氏從杜預爲御職事非也吉祭謂四時之常祭禫祭後如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否則踰月吉祭而復寢蓋禫固可從御矣又俟吉祭而後復寢以從之孝之至也

方氏苞曰禫後使婦人從而御事吉祭後使復內寢也蓋獻子禫比御而不入卽此義蓋使比次侍御而

不入居內寢也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
事皆未安蓋未復寢則尚在殯宮或居外寢無御婦
人之道諸侯大夫既卒哭已服王事君事既練已謀
圖政家事不待禫後始從政御職事也疏問傳大祥
居復寢者去室復殯宮之寢大記禫而從御吉祭
而復寢者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果
爾則將於殯宮御婦人乎既御婦人而不入寢是放
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
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苦

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姜氏兆錫曰喪父母以下皆謂女適人而奔其本親之喪也歸歸夫家也言歸之早晚視服之輕重也按儀禮喪服篇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降期爲其祖父母及兄弟之爲父後者期服無降爲眾昆弟降九月爲姪九月無降故明其奔喪而歸之節如此不言小功總者喪輕略

方氏苞曰先王制禮重妻而輕伯父叔父兄弟子姓也古者士大夫備媵妾觀歷代侯王傳誌生子動至數十可知貴者子姓易繁上而世叔父母中而兄弟

下而子姓兄弟之子使一斷以終喪不御於內設族
大支繁而死喪相繼必致曠絕人道而人情亦有不
能強止者若妻則一人而已諸侯不再卿大夫非宗
子娶亦不再皆媵妾以次攝內政故於禮可伸且古
人之於妻也責之嚴故待之不得不厚三月而後反
焉婦道微缺則遂出之非以狎昵爲愛也其能成婦
順則可上祀先祖養父母託幼孤故始則冕而親迎
卒則爲之終喪不御於內所以厚人倫美風俗也何
以不言祖父母母與妻疑爲父在而屈者也祖父母
之伸則不待言矣日齊衰而又日期者以齊衰之有

三月也曰大功又曰布衰九月者以大功中殤七月也高曾正體喪期雖殺禮宜加隆而無別焉何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既受室而有曾大父之喪者鮮矣故禮文弗虛設也子路有姊之喪過期而服不除故孔子禁之若寡兄弟者於食肉飲酒御內之類雖過禮以伸恩無害也喪禮最嚴御內而食肉飲酒次之既葬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梁肉而復寢則祥禫之後猶不忍也蓋食梁肉而中心惻愴者猶或有之若男女居室則哀敬之心絕矣非獨御內不可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蓋恐與妻妾相見而暫易其

哀敬之心則居廬寢苦皆具文耳女子既嫁若使遽反夫家則婿哀妻之親屬不能久而不怠故非練後葬後不得歸此聖人所以立人之道而盡其性也秦漢以後禮教不明女子能終父母兄弟之喪者鮮矣此滅天理縱人欲之最大者而習而不察可痛也婦人宜深宮固門故不居廬寢處不可苟簡故不寢苦示身之不可輕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喪哭而歸

姚氏際恆曰按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云大夫練歸士卒哭歸禮言不同鄭氏因其

不同以公爲大夫之有地者甚牽強

朱氏軾曰此與雜記不同記者各記所聞戴記此例甚多舊註強爲分別不足信

陸氏奎勳曰較雜記所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者差爲得中鄭註以公爲有地之大夫非也陳氏又從而附會之

姜氏兆錫曰此謂鄉邑之大夫士爲其君居喪之等也雜記云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在朝之大夫士也若鄉遂中之大夫則在次俟練而歸其士則俟卒哭而歸所以然者鄉遂中州長縣正之屬

親民事煩故練而卽歸其族師鄭長以下彌煩故卒
哭卽歸雜記約言邑宰士之次於公館而不言其大
夫者蓋鄉遂之諸大夫多以朝之大夫兼之其歸之
久暫或視其地之遠近難易而以君命權之與舊說
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爲公也故其大夫與士治
其采地而來奔喪者大夫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
俟卒哭而反也其說似有理然按人君稱公其卿大
夫之私家例不稱公上文言公事不言私事及公政
入於家是也且家臣尤不得稱大夫儀禮喪服傳私
家之室老士爲貴臣其餘爲眾臣及前章大夫之喪

室老食粥眾士疏食之類皆是也學禮者幸慎考之
方氏苞曰公者天子畿內公卿故其屬有大夫士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姚氏際恆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此說可疑

註疏謂此大夫士爲庶子其殯宮在適子之家故練

後歸然上云庶子於隱者爲廬又云既練居聖室

聖室

卽廬說

見上凡廬與聖室必在殯宮門外豈庶子之家又

可別作廬與聖室乎未可曉

朱氏軾曰誰非人子適長方朝夕聖室不與人居而

庶子獨棄几筵而歸於心安乎婦人於父母之喪既練而歸今以三年斬衰同於降服之女情乎理乎此經文之駁雜不足信者

姜氏兆錫曰此大夫士謂支子之爲大夫士者宗室謂適子家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而適子支子以次爲遠近故父母之喪殯官廬次在適子之家適子居次終喪而庶子居次既小祥而歸蓋適庶異禮也然至朔日與忌日則仍往哭於適子家猶未歸之意矣其於諸父兄弟服輕則卒哭而歸而亦不更往哭也父兄尊畢喪而已故不居殯官之次也 此章

新加言集卷之十一
備言喪次始終之禮也

方氏苞曰果爾則既練居聖室者獨適子經不宜沒其文雜記君之喪邑宰之士既練而歸朝廷之士與大夫同次公館以終喪況子致其哀於父母而可以適庶別乎此必春秋戰國有違禮任情而爲此悖行者世儒不察而誤記之也以尊者而次於其宮則其婦其子當勤於供養而不得致其哀故但居已之外寢以畢不御內之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屬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柱爲之屬大斂焉夫人於世

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黃氏震曰恩輕者殯而後往恩重者大斂而往異恩者小斂卽往爲之賜言異恩也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云若有賜焉則視斂本此又曰古文宜畧處不畧宜詳處不詳如上禫而從御二句宜畧不畧也此之諸妻下亦宜云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不言既殯而往蒙上士也徐伯魯謂妻下疑脫既殯而往四字烏足以知之

姜氏兆錫曰世婦內之命婦也外命婦爲大夫妻蓋

棺蓋也禮君於大夫及內命婦之喪視其大斂加恩
賜則視其小斂其外命婦既殯加蓋而後至士卑略
如之加恩賜則亦視其大斂矣此言君於大夫世婦
以下弔喪之禮異也夫人於世婦下言夫人於世婦
以下弔喪之禮異也諸妻疏謂娣姪及同姓女也

方氏苞曰命婦既殯而往者古者夫人有弔大夫外
命婦之理必君之伯父叔父兄弟故喪紀不可廢若
異姓之臣或君之甥舅與宮卿世婦君於外命婦既
加蓋而往夫人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是之謂天
理之節文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於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壙南面君卽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姚氏際恆曰士喪禮君視大斂本此君於大夫士既殯而往之禮文惟去主人具殷奠之禮及君稱言視祝數句又曰按小臣執戈乃人君應有之儀衛顧命云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祀記文之說蓋從古也巫雖屬後世事然謂止於門外僅祝入其說猶正

自檀弓有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之文蓋附合左傳及此文而云絕不足據襄二十九年左傳云使臣以桃茢先被殯無執戈字此文所云無桃茢字其不得混合爲一明矣孔氏因檀弓之言遂誤認執戈亦屬桃茢之類而云前後小臣各二人執戈者辟邪氣也不知巫祝用桃茢乃爲辟邪氣若小臣執戈自屬應有儀衛何辟邪氣之有乎

姜氏兆錫曰大夫不合既殯而往蓋君以他故不及斂而至是始往與一云卽下文在殯三往一往之往也殷盛也言謂弔詞也言君往則主人聞君戒命卽

具盛奠身自候於門外而一見君馬首先入北面於門東以待矣其時巫之在君前者卽止而祝代巫先入君旣至禮其門神祝與小臣從君升立擯者進相禮主人乃北面拜顙於庭君稱弔詞視祝所踊而踊而主人亦從而踊也此言君弔大夫士而始至之禮同也

方氏苞曰注迎不拜爲君之答已非也凡弔喪賓不答拜況君於臣下乎君之臨爲死者非爲已也故必俟君之見殯而後拜稽顙答拜迎則嫌於君之臨已耳巫以桃茆驅鬼故止於門外以示在路祓除而非

爲死者設也。楚子之喪，強魯君以親禭，故魯亦以非禮報之。而巫先祓殯，荆人始不能辨，旣乃悔之。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君退，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

姚氏際恆曰：士則出俟於門外，士喪禮。君視大斂，本此爲說。

姜氏兆錫曰：承上言，主人是大夫，則踊畢即可釋。此殷奠，士則不敢留君侍奠，先出俟於門外。若君將去者，然必待君命而後反奠也。此言其方奠之禮異也。奠畢，主人先俟於門外，迨君去，乃拜稽顙而送之。此

其既奠之禮又同也

若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

姜氏兆錫曰此言君問大夫士之禮異也

君弔則復殯服

姚氏際恆曰與小記君弔雖不當免時主人必免之說同

姜氏兆錫曰殯服謂殯時未成服之服苴絰免布不散帶也殯後已成服君始來弔而主人則還服殯服者不敢以君弔爲後時也此言君弔大夫士之禮同

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
夫人入升堂卽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於下夫人視
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於門內拜稽
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

姚氏際恒曰夫人弔於大夫士弔大夫士之妻也郝
仲輿謂命婦猶可弔大夫士過矣此不解古人文章
法也視世子而踊與君視祝而踊之文對又以見夫
人行世子導禮如祝也

毛氏奇齡曰古有女弔之禮今女惟服親然後往哭

並無行弔之事然其禮則有之凡女賓至女主不下堂女賓升堂則女主出房而拜於庭女賓北面女主西立東面若女賓尊行則女主亦拜於西階下一如君夫人弔卿大夫禮若其服則練衣吉筭喪服傳所謂錫衰鄭注所謂吉筭無首者其位其服明明可據按喪服傳去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而鄭註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其註固迂然亦曰此命婦之弔大夫大夫已死此但弔命婦非弔大夫也且命婦原可弔大夫也古君卿大夫士以官職族屬相爲往來死必相弔弔必

內外兼行之故卿大夫死君既行弔而夫人又弔卽夫人不親弔亦必遣人弔周禮天官職世婦掌弔卿大夫之喪又云女御從世婦而弔卿大夫之喪是也夫君夫人未嘗與大夫有素也若卿大夫死則大夫命婦無不弔者故命婦弔大夫假使以夫人命往則女主出迎命婦自弔大夫則不迎命婦而弔士惟士妻當斂事則不迎士妻不當斂事則必迎此其爲婦亦何嘗與大夫士原有生平而弔之迎之如此若云命婦有本服則妾知命婦必同宗卽同宗亦安知此婦必不在絕服外也況錫衰功衰原是常服故曰公

爲卿大夫用錫衰卿大夫與命婦相弔亦用錫衰此原非先王專爲命婦始制此服卽爲命婦制此亦非誨淫何則功衰男子皆服之非袒衣也若謂間傳云大夫相爲亦錫衰不及婦人以爲無婦人之証則大夫相爲亦錫衰不及弁經可謂無弁經乎夫以男女爲省文則男可包女以纓經爲省文則纓可包經亦詞例矣若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不必親往則男主男賓女主女賓禮文明言之假使有女賓而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之內有男賓而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之下是女旣爲主則雖所接者

男賓而不令人代拜女當爲賓則雖所弔之家無女
主而亦不令人代往何則攝有等也況男女不相攝
而謂夫與子可往是習見時俗陋禮夫男代行而不
識大夫攝婦之有未可蓋亦就命婦而再商之

汪氏琬曰大夫之弔命婦有之命婦之弔大夫則未
也何也婦人之職惟司酒食織紵而已不當與聞閭
外之事故曰婦人無外事知生則弔所識則弔爲命
婦者何自而與大夫有素也如其爲有服諸親則聞
喪之日必往而號踊哭泣則於姑姊妹娣姒眾婦人
之列矣夫安得行弔禮且自有居喪之本服在夫安

得用錫衰舍是而出弔則與外事之漸也獨不覲魯之公父文伯之母乎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閼仲尼謂之知禮蓋古人謹於男女之辨如此使先王而果制此服是誨命婦以淫也夫防之猶虞其未足而顧誨之其可疑審矣說者曰禮尙往來大夫弔命婦命婦不可以不弔大夫如之何子曰有命婦之夫與其子在大夫相爲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獨不言命婦爲大夫此可據也說者又曰婦人不越疆而弔人禮禁其越疆豈遂禁其弔人乎哉子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二
曰非是之謂也命婦死則命婦當弔大夫死則命婦不當弔殆亦不畔於禮者也

姜氏兆錫曰夫人弔則主婦爲喪主故其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而夫人以世子前道而不以祝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迎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也此又言夫人弔大夫士之禮畧如君於大夫士也

方氏苞曰周官士甚多夫人豈能一一往弔此以知爲同姓親屬也

大夫君不迎於門外入卽位於堂下主人北面覯主人

南面婦人卽位於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
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

郝氏敬曰大夫君後主人而拜非二孤與

姜氏兆錫曰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爲君故稱大夫君
儀禮喪服篇公士大夫之眾臣爲其君布帶繩屨是
也君弔其臣主人不迎待其入卽位而始各在位受
弔者殺於君也其君卽謂大夫君也後主人王氏請
使主人陪後也其時若有本國君命或大夫及命婦
之命與凡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大夫君雖代之拜
而必使主人在後陪拜者蓋以喪用尊者爲主而大

夫君又不敢如國君專代爲主故也此又言大夫君
弔其臣之禮也

方氏苞曰疏謂前記君臨大斂主婦尸西東面以哀
深故不辟君此旣殯哀殺故辟非也大斂與殯同時
哀心豈得遽殺以附於身者必誠必信正在斂時主
婦不容不視今已在殯則婦人無爲列位於堂上耳
君與鄰國賓客加禮於已之臣拜賓適見其來不可
竟不爲禮故俟主人拜命拜賓之後然後更拜以展
已敬以示非爲喪主也此亦哀周慝禮士不與家僕
雜居齊齒而君有命四鄰賓客禮焉必陪臣執國命

以後事也然卽此可證曾子問有司莫辨謂辨公與衛君不當拜而非謂季康子不宜拜也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陳氏澹曰前章旣殯而君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祝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後踊以與前文異舊說殯而未塗則踊塗後乃不踊未知是否

姚氏際恆曰前云旣殯君往視祝而踊是殯後有踊此云見尸柩而後踊者記者必雜取他文故自相違耳鄭孔謂雖殯未塗塗後雖往不踊曲說也且士喪

禮云卒塗君要節而踊是塗後亦踊矣

姜氏兆錫曰前言旣殯而往君視視而踊矣又因言殯若未塗尸柩見於外則君往必視視而踊若已塗則君雖往不踊也此又申言君弔大夫士之禮同也君不戒則不得具盛奠矣然退必奠者以君至告於親榮之也此又申言大夫士於君之禮同也

方氏苞曰如君有朝會征伐旣葬而後弔於其家則不復踊以此知弔有哭踊亦感發於中心而非徒外之儀節也大小斂則見尸殯後則見柩雜記無柩者不帷爲葬後也見殯卽見柩不得以加塗而謂之不

見殯者先置棺於肆而後奉尸以入棺無禮柩而使
人得見時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
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屬音燭棨
步歷反

黃氏震曰大棺以其包於外故曰大屬則連屬於大
棺故曰屬棨則親身而逼近故曰棨

姚氏際恆曰孟子云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與此異

姜氏兆錫曰君國君也大棺在外屬在內棨又在內
凡三重大夫士則遞降一等而寸數亦各有厚薄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錯大夫裏棺用元綠用牛骨錯
士不綠

吳氏澄曰案定本近是蓋裏棺兼用綠色無義疏說
分二色貼四邊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據若依定
本以綠爲琢則朱元絕句琢字屬下句士用元裏棺
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爲異爾

姚氏際恆曰裏棺親身之棺据上節裏棺有不同君
以棹爲裏棺大夫以屬爲裏棺士卽以棺爲裏棺則
裏棺者其統名也君裏棺用朱綠謂以朱綠之色塗
之大夫用元綠不得用朱士用元不得用綠也錯簪

同棺與蓋際鑿爲坎形橫納之使固如簪筭之用故

名錯君用雜金大夫用牛骨也

註疏以下三祔之祔作此錯解所以其說

皆誤見下用錯句不承裏棺句觀有兩用字可見如此解

本自明白孔氏乃以朱綠爲繒朱繒貼四方綠繒貼

四角鄭氏謂錯所以琢著裏按棺裏用繒貼殊不合

又分四方四角尤鑿孔又謂定本綠字皆作琢琢謂

錯琢朱繒貼著於棺狗鄭之說合兩句爲一義更失

文理又謂錯爲釘不知橫納之錯非從上至下之釘

可比所以石梁王氏疑牛骨爲釘之說不可從也吳

幼清又狗註疏謂綠作琢近是裏棺兼用綠色無義

不知此正猶雜記所謂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
何得謂無義乎自註疏爲此支蔓之解張氏又以綠
字爲綴字之誤以鑿爲屑謂雜金屑牛骨屑郝仲輿
又以綠作縹縹褥通謂釘褥於木上皆謬悠可笑之
甚

姜氏兆錫曰朱綠謂繒也以朱繒貼四面綠繒貼四
角也鑿釘也以雜金爲釘而琢繒著棺也大夫則四
面元四角綠釘用牛骨士則悉用元而不綠釘從大
夫也

朱氏載曰但於文義無礙不必改字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姚氏際恆曰蓋以用漆不用漆爲別此禮與後世殊後世無不用漆者矣衽未詳其制但衽束之數相對必與束同類之物也註疏謂衽爲鑿棺與蓋際爲坎以小要納入連之按此正是上之鑿非衽也說見上餘說見檀弓

姜氏兆錫曰棺蓋用漆以塗其合縫也衽束並見檀弓

毛氏奇齡曰古者薄葬棺不過三寸至周則增至七

寸孟子謂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中古者夏殷周也故趙岐註云此自周制貴賤皆然惟重累之數與槨製之制有不同耳蓋古有重棺左傳所謂屬辟所謂槨皆重棺名也但數不可考惟檀弓云天子四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四重者一皮革二棨三屬四大棺諸侯大夫除大棺外則諸侯去皮革爲再重大夫去棨爲一重但此戰國禮與春秋仍不同者槨者親身棺也此用皮革而春秋穆姜擇美槨以自爲槨定姒薨匠慶請蒲圃之槨以爲槨則皆用木也棨者柩也卽辟也棨辟同聲此謂大夫

止用屬而不用辟而春秋趙簡子誓師曰若其有罪則桐棺三寸不設屬辟是大夫有罪去屬棨否則屬與棨俱用也且其制有可疑者裏棺披朱緇綠緇珠以金錯大夫元綠緇士緇緇皆牛骨錯其所謂裏棺者謂棺之裏以著體當飾也今棺裏有屬屬裏有棨棨裏有皮革則此所飾緇將錯之皮革之裏乎抑大棺之裏屬辟之外乎若錯之皮革之裏則君有裏緇而大夫與士皆不當有裏緇若錯之大棺之裏屬棨之外則士有裏緇而君與大夫又不當有裏緇況大棺之裏明有屬棺乃以著體當飾爲朱綠而元緇之

是漆色布錦雲外垣塗椒粉不必然之理也若棺之爲製所藉膠漆而記云惟國君用漆大夫漆蓋士不漆此尤不可行者白虎通曰有虞氏塋周以瓦器不漆殷人棺槨卽有膠漆之用則一用棺槨非漆不可乃漢後諸侯王列侯始用黑漆至中二千石以下卽用坎侯漆坎侯卽筮篋其漆法但用勘合於兩木合縫處塗漆之而遍體不然謂之坎侯漆則過拘禮文祇記一語而遂貽後世以非禮之製至於如此且其中最有最要二器靈枕與靈牀也靈牀卽苓牀今所稱七星板者在春秋有之左傳宋元公云惟是楸柎所

以藉榦者榻卽死者之牀與枕榦卽死者之體也
自士禮大記皆極尙絞榻旣絞榻不得不毀冠旣毀
冠不得不卻枕旣卻枕不得不并笭牀一大製皆從
此而埋滅之向非春秋亦曾有榻榻二字見三禮者
乎嗟乎有衣無冠有衾無枕何王之禮也今棺斂時
先安靈牀於棺底次安靈枕然後薦以莞簟舉尸衾
而徐下之實鬢爪諸物於四角不實金珠於是又冒
以大衾而蓋棺焉其外衽束雖舊有限制然歷代以
來皆隨俗爲之並無一定况近世衽束多易大錯更
非舊制所得拘乎

君大夫髻爪實於綠中土埋之

姚氏際恆曰此綠字未詳疑誤鄭氏謂當爲角或爲
簍未敢信

姜氏兆錫曰髻亂髮也爪手足甲也生前所積死後
爲小囊盛之而實於棺內四角貼綠之處也士則以
物盛埋之而已

君殯用輶橫至於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橫至於西序
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姚氏際恆曰此文與檀弓同鄭氏謂與檀弓參差孔
氏謂以其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非也檀弓

上云葢塗龍輅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此云君殯用輅檟至於上畢塗屋檟卽葢於上卽於椁上也又檀弓下云天子龍輅而椁檟諸侯輅而設檟此不言龍則諸侯禮也而天子亦同但龍輅爲異耳諸侯輅而設檟則大夫亦得設檟故曰殯以檟也是皆未嘗與檀弓參差也士殯見衽士喪禮掘殯見衽之文本此衽與束同在棺蓋外故曰見衽觀此則衽與束爲同類之物蓋可見矣註疏於此處難通第依文誤解陳可大則爲之說曰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曲說顯然

毛氏奇齡曰古之殯法與今不同檀弓天子龍輅而
椁龍輅者謂載柩於輅車而畫以龍也椁輅者謂
龍輅之外攢木從地起四周如垣而上覆以屋如椁
之周於棺輅之覆於地也蓋此時無椁而象椁此時
無輅而又象輅故云若諸侯輅而設輅則亦有輅矣
而無龍也亦攢木如輅而又非椁也蓋椁者旁有四
柱謂之四阿謂四角設棟而架屋其上後人所謂四
柱椁者此惟天子有之而諸侯無有故春秋成二年
采文公卒椁有四阿左氏以爲僭禮是也漢儒不解
阿字謂夏屋兩下殷屋四柱諸侯亦攢木如椁而上

無題湊遂無四柱則是諸侯有椁有四阿而但無題
湊檀弓之不言椁左氏之言椁言四阿而以爲僭俱
不通矣先仲氏曰諸侯攢不象椁不列四柱但環繚
以木而題湊其上亦如屋然但其四旁則不象椁而
象幬故不曰椁幬而祇曰幬此最善解禮者漢儒不
解幬字謂幬是蓋棺之物夫蓋棺者在殯名幕檀弓
布幕繆幕是也葬時名楮列子幬楮大記素錦楮是
也並未有蓋棺名幬者乃又謂上不題湊祇以橫木
平架之且謂葬時有抗土之格借蓋其上則本文有
云畢塗屋謂天子諸侯橫畢皆以丹青塗屋頂是明

稱爲屋而乃曰不題湊曰平架屋何也且上加抗土則抗土將以入墳本葬物而殯借用者而謂可塗之則全是鹵莽妄言毫不於行事一計及者此又非戰國漢儒之禮也至若大夫士攢法則尤從來誤解者據大記大夫殯以幬攢於西序塗不暨於棺士殯見衽塗上夫殯以幬者謂但攢四周而上不設屋猶之幬有覆有幬而此但用幬而不用覆故曰以幬然幬有四周攢高於棺而士則并幬而亦無之四環積木至棺之上衽而止則曰見衽其不言幬者以大夫與士則皆不用幬而用他車以支棺故檀弓引顏柳曰

三家廢輓言不敢用輅非竟無車也乃註者謂大夫廢車而著棺於地土則掘地埋棺而但露棺在於外夫死者無罪廢車縗地固已怪極然且堂西非安葬之所攢殯非瘞窆之節揆之葬用遠日之義卽三月而葬猶且卜日須遠以示不忍乃死甫三日而卽使乍斂之棺半入土壤此是何意且魏晉儒者多變禮一如曾子問之設詢難以作主客萬一三月之內突有數喪則此一西階成北卽矣且請問此何據也況其中有大不通者夫殯之用車者何也非謂牀枅不可居榻間難與措也謂夫水火不測遭一旦之變而

可牽行也是以天子諸侯尙有榆枕以滑地纒紼以引柩如所云三家廢輶而猶設撥者此惟天子諸侯有之而大夫士無有以是爲牽車利鈍之節而至於車則雖大夫士亦所必用何則水火不測非貴賤所得殊也是以天子龍輶諸侯輶車而大夫士則用軹軸且大夫朝廟亦輶車而惟士則直以軹軸朝廟此考之諸說而皦然者若謂大夫緇地士埋地則不止等殺而已彼有車者雖滑地纒柩猶恐不利而無車直埋之而不使出士尸雖賤亦何致賤戮如此極也若橫置西序猶云殯於西階耳乃註曰置棺西牆下

就牆攢其三面塗之夫序原有註牆者說文曰序者
牆是也然亦有註夾室者爾雅東西夾室謂之序是
也殯旣不可在夾室然亦何至有殯牆之理據士禮
云甸人爲塋於西牆下則此地已爲窆矣又云夏祝
粥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則此時正將就窆熬粥填
鬲中矣毋論牆下必不可殯恐成周之制亦定無有
攢殯在窆上者按尙書顧命西序東向敷重底席此
堂西也又云弘璧琬琰在西序此西階之上也則中
庭以西總名西序何必西牆況據士禮則又有啟殯
之奠設在柩西若殯在西牆則柩西何地又况幃以

四周得名三面橫木而一面倚牆其於以情何解焉
若塗者飾也飾塋曰塗飾采亦曰塗尙書塗墍卽以
泥塗飾之謂之塗塋又曰塗飾艘則以丹青飾之謂
之塗采龍輅斧幕覆以題湊則定加采飾決無苟用
泥塗之理故先仲氏曰君畢塗屋則但塗屋而不塗
轉大夫塗不暨於棺則但塗上而不塗下士塗上則
但塗唇而不塗身是塗皆上截非泥可知矣今殯無
櫬塗亦無車軹軸但棺下支牀棺上覆幕直殯於中
堂之西且棺不衡列北首南足禮運死者北首檀弓
北方北首殯行皆然惟士禮不通以尸南首夫殯以

面爲主首北則面門若首門則面屏矣行以厖爲主
足先則厖腊地若首居先則腦觸地矣若殯之外必
加以帷謂之帷堂自喪大記有斂畢徹帷雜記朝夕
哭不帷檀弓有帷殯非古諸語而讀者誤解以爲殯
不設帷遂至魏晉儒者如賀循劉智輩誤據士禮皆
謂古殯無幕幃全藉重木在前以爲遮蔽夫重止一
木何能蔽殯況本無重也古凡言徹帷不帷皆褻帷
不垂非竟卻去大記塗殯下明曰帷之雜記無柩者
不帷明至葬後無柩始卻帷此時正需也

姜氏兆錫曰輜盛柩車也櫛猶叢也畢盡也殯時以

柩置輶上而攢木於輶之四面至於棺上以爲屋形而因以泥盡塗之此君之殯也幬覆棺衣也殯不用輶但以棺衣覆之其棺止攢三面而一面貼西序之壁不爲屋形又以其攢狹而去棺近不如王侯之攢廣而去棺遠故慎其塗使不及於棺此大夫之殯也衽在蓋縫間故謂之衽註謂之小要疏又謂之燕尾其殯掘堊坎以容棺而衽猶在外而可見但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蓋士之殯又降矣帷障也貴賤皆有帷惟朝夕哭乃褻舉其帷以鬼神尙曲闇故帷之也此章與檀弓微不同

朱氏軾曰不暨於棺猶云其不及棺也幾希橫塗義
詳檀弓

方氏苞曰君殯用輶橫至於上者注天子諸侯之橫
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橫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
及於棺非也橫外加塗不論內之廣狹塗無及棺之
理不暨於棺乃對君畢塗士塗上而爲言暨猶既也
天子諸侯四面盡塗大夫塗三面貼序壁西面不塗
則所塗不遍於棺士則棺在殯中所塗惟上蓋而已
自君至士皆橫外加塗塗外復有帷帳以蔽之君四
注其形如屋故名屋大夫三面名幬士覆棺而下被

於衽故名帷畢塗屋者盡塗之而外加幄也注謂欂
木形似屋誤矣士大夫櫜外有帷帳不應君反無雜
記素錦以爲屋葦席以爲屋卽幄也注謂輶當爲載
以輅車之輅非也檀弓記天子龍輶而椁輶諸侯輶
而設幃爲榆沈故設撥則載柩以輶明矣周官巾車
小喪共柩路則大喪卽用在殯之龍輶而別無載柩
之車明矣小喪尙稱柩路則遂匠所納之車乃臣下
所用明矣王后闈壙用蜃則遂師所共蜃車之役或
以載蜃無以見其必爲載柩之車而士喪禮記遂匠
納車於階向但言納車亦無以見其必爲蜃車也古

禮散亡惟漢爲近古後儒墨守康成之說而按以經傳實多不合不可不察也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姚氏際恆曰士禮熬黍稷二筐有魚腊本此

毛氏奇齡曰熬謂熬粥加以魚腊以筐盛之而置諸殯傍使蚍蜉諸物不侵棺尸且又以多寡爲等殺則棺車確然無容侵蝕且以魚腊置粥中腥氣曠集此非辟之乃召之也

姜氏兆錫曰熬以火煨穀令熟也舊說穀熟則香置棺旁使蚍蜉食之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三種黍

稷梁二種黍稷蓋每種二筐而加以魚與腊也

方氏苞曰熬君四種八筐棺旁用熬穀魚腊豈穿壙時以引蛾蟲迹其窟穴而掘去之而非下棺後所用與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
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嬰二黻嬰二畫嬰二皆戴
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
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
貝黻嬰二畫嬰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
披亦加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

采一貝畫嬰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爲依注作

帷齊如字又才細反嬰所甲反披彼義反綏依注音綏榆音遙紐女九反緇側其反

陳氏澔曰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姚氏際恆曰振容豎繒帛於池上振動爲容飾也孔

氏謂畫幡上爲雉此附會鄭氏以下文不振容爲不

揄絞之說也

見下

郝仲輿謂卽龍帷之下垂者亦臆說

荒亦帷幔屬所以衣椀者檀弓云加斧於椀上是也

鄭謂帷在旁荒在上亦臆說素錦褚以素錦裝縹爲

褚亦幕也檀弓云褚幕丹質鄭謂機覆棺者孔謂之

屋未然孔氏以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也然雜記

又云士葦席以爲屋此文於士何不云士葦席褚乎
陸農師狗孔之說以爲士同用素錦以葦席爲榦席
豈可爲榦尤鑿僞鄭謂當爲帷按上云龍帷下不應
又以帷爲僞又謂或於聲之誤徐伯魯謂上字之誤
皆武斷陸農師謂死爲反真宅則凡所謂物皆僞也
尤鑿郝仲輿謂荒重襲於外故曰僞荒猶言假譬義
甲似近之齊鄭孔謂齊象車蓋陳可大因以爲齊者
齊之義亦鑿陸農師謂裳下緝曰齊以五采五貝綴
裳帷之下近之纁戴六纁披六鄭謂戴之言值連繫
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亦臆說陸農師

謂緋引之類近之不振容鄭引雜記曰大夫不揄絞
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其說混合振容與揄絞爲一
非也若振容揄絞爲一何爲上云振容下云揄絞乎
豈大夫不振容士反得振容乎按士揄絞者謂垂束
其緇帛不敢示飾也大夫不振容者不得同君豎緇
帛於池上然亦不揄絞同士但得散繫於池上下故
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也大夫言不振容
則亦不揄絞可知士言揄絞以其異於不揄絞者也
故大夫不言不揄絞而言士揄絞者以此 又曰旣
夕禮云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與

經前記身記卷十一
此一貝異餘同

姜氏兆錫曰龍帷謂以縑布爲柳車邊障如帷而畫爲龍也又織竹爲龍衣以青布挂於柳車上蓋之荒邊其制象宮室承霤故名池天子屋四注柳亦四池諸侯屋四注而柳降一池闕後故三池也振動容飾也以青黃繪丈餘如幡畫爲雉懸於池下爲飾車行則幅動也此以上一節也荒之言蒙也黼白黑斧文也黻兩已相背文也柳車上蓋爲鼈甲之象其緣邊爲黼文是爲黼荒而其中又畫爲火及黻各三行也此又一節也素白也褚形如屋明白錦爲之覆於柳

車之上蓋而其外因加龍帷爲柳車之邊障黼荒爲上蓋之緣也此又一節也纁絳帛也上蓋於邊障相離故又以纁爲紐連之兩旁各三凡六也此又一節也臍者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居鼈甲上之中臍故名而其上以五采繒衣之行列相次又連貝以交絡之行列亦有五也此又一節也鬘形似扇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棹則障樞凡六鬘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風雲而其兩角所戴皆圭玉也此又一節也魚銅魚也懸於池下振容之聞車行則魚躍而上拂於池也此又一節也 又曰戴猶繫也棺前後與中

橫束有三每束之兩邊各屈皮爲紐而穿絳帛於紐以繫柳骨故名纁戴而有六也披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著所連柳與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令人引之以防傾覆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每戴一披故亦六也此又一節也

又曰畫帷畫爲雲氣也畫荒亦然二池兩邊各一也三采絳黃黑也綬用五采羽爲之大夫無中二戴其前一戴用纁後二戴用元用四而其前一披後二披之色悉如戴也 又曰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惟在前也搖翟曰揄青質五色青黃繒曰絞蓋畫

翟於纁緇以當君大夫之素錦褚也士前纁後緇亦
凡四而其前後二披則皆纁也據一邊爲二披通兩
邊則亦四披矣

陸氏奎勳曰或說君子黼荒之外別有僞荒然僞荒
之名不中於禮鄭註原有二說僞當爲帷或作於集
說依前說作帷則與君龍帷複出不若從後說作於
素錦屋於幌上文順而義亦當

君葬用輶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輶二綍二
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

布

大夫用輶依註音輕市專反綍音弗
葆音葆國依註亦作輕比必利反

彭氏汝礪曰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車無輻則曰輅車開元禮謂之鼈甲有似於蜃

姚氏際恆曰鄭氏曰大夫廢輅此言輅非也輅皆當爲載以輅車之輅輅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爲國此說皆非檀弓謂大夫廢輅非謂君亦廢輅何得因大夫而併疑君乎又謂輅皆爲輅按雜記載以輅車言大夫也何得以大夫而併及君乎若檀弓顏柳言大夫廢輅此在春秋時前則用之可知雜記言大夫載輅車又安知非廢輅之後之禮乎國車未詳鄭以輅爲輅又以國爲團以團爲輅支蔓殊甚君大夫御棺用

羽葆用茅合雜記之說士御棺用功布合既夕禮商
祝執功布以御柩之說功布孔氏謂大功之布非也
功治布之名布有精粗故喪服有大小功之別既夕
禮分疏布功布則此功布主精者言也

姜氏兆錫曰二輶字一國字舊並讀爲輅與雜記載
以輅車之輅同陳註云按檀弓諸侯輶而設幬則諸
侯殯得用輶豈葬不得用輶乎是君葬用輶之輶合
讀如字音春也鄭註大夫以下廢輶故輶當爲輅又
輅字或作輅是以文誤爲國也陳註近是宜從之碑
綽詳見檀弓羽葆茅並見雜記比及也用大功布以

御棺蓋及宮則止矣明在路無御也

方氏苞曰庶人葬具與鄰里共之士不能如大夫用其命賜之車又不可下同於庶人故用公家之車卽遂匠所納是也

凡封用紼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諱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姚氏際恆曰士哭者相止旣夕禮皆不哭本此

姜氏光錫曰封下棺之名凡下棺將紼一頭繫棺緘一頭繞碑間鹿盧而人在碑外背碑負紼而引以下也以衡者用紼繫緘別以大木爲衡貫棺緘使平持

而下也以緘者用綽繫緘旁挽而下不用衡也君戒
譁而擊鼓爲節戒哭不待言矣大夫必戒哭士則眾
哭者自相止而已

君松椁大夫栢椁士雜木椁

姚氏際恆曰檀弓上云柏椁以端指天子也禮言不
同不必強通

朱氏軾曰此葬而周棺之椁也

姜氏兆錫曰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諸侯降而以松
大夫同於天子者卑不嫌僭也士又降用雜木矣
棺椁之間君容柩大夫容壺士容籩

姜氏兆錫曰祝樂器形如桶壺漏器一云壺甌皆酒器古者棺外槨內皆有藏器此舉以明其廣狹之度也

方氏曰祝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甌五斗則其所容大小可知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吳氏澄曰言君之椁有物裹之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裹椁而猶有虞筐也士則並虞筐亦無

姚氏際恆曰裏椁卽上裏棺用朱綠之類不言用者省文也

朱氏軾曰裹椁猶前言裹棺 匡謂然以防螻蟻故虞
筐

姜氏兆錫曰裹椁虞筐謂有物以裹之而乃置虞筐
也虞之言安其筐卽苞管以安體魄故名焉不裹椁
猶虞筐也不虞筐又降矣 此章備言殯葬之具也

續禮記集說卷七十八

浙江書局重刊

王拱辰校

高培森校

丁立誠校